

孔學發微

孔子發微

長汀先生著書之三



孔學發微序

往余在成都與江君叔海暢論經義爲言蜀學之壞始於
湘潭王闔運而井研廖平今古文之說鑿空虛構尤爲孔
子之罪人叔海嘗抵書痛言之癸丑廖平來京師自言其
說凡四變自東西海國大通而後始悟六經皆孔子假設
之詞舉詩之所謂十五國者一一實之於五洲諸地其說
荒唐曼衍奇離誕怪至不可思議烏虜孔學之不明久矣
其下焉者不具論而今之所謂老師巨子或錮守經生家
法支言碎義破道無術而矯其弊者又復專言理性過爲

幽深要眇之詞視孔學若帝天之不可方物廖氏者出乃更創爲皇帝王霸之世以分配六經於是孔子之學幾等於齊諧志怪之書誣聖蠹經說愈奇而道愈裂警者遂謂孔子之學疏闊選奕不切於國家之用至欲取聖人之微言大法所以垂教萬世者一切末殺而糞除之悲夫此孟子之所謂自伐人伐不能不爲今之學者咎也癸卯之歲余與叔海同應經濟特科之舉都門握手深以聖學晦盲爲懼因出其所著論語示余繼又爲孔學發微一書以明孔子之學術治術無所不包每進一解舉一詞輒引古今

中外疏通證明不爲無稽大言以眩當世樹枏竊謂孔子
去戰國之世百有餘年楊墨莊列申韓宋尹田慎鬼谷公
孫之徒竝世蠱起著書馳說竇惑天下其時孔子之道堇
堇不絕者蓋如縊焉獨孟子荀卿稱說孔子以維正學明
王道而孟子之拒詖放淫其力尤鉅故韓昌黎氏謂讀孟
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今之世一大戰國耳道術之靡
雜聖學之微殆尤甚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
也若叔海者其亦庶乎能言而不媿者矣新城王樹枏

教育部學術審定會評

是編上中下三卷分爲十門會通古今包羅中外平情抒議不爲高深幽杳之談其論孔子志經世貴公貴羣孔子之言人倫大都對待舉之期於兩方交盡論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以該括中西學術論孔子之好古引西人之說以折排古之徒論孔子之教實兼德育智育體育而尤重德育論孔子屢言忠信而視信尤重論士大夫有恥而後可富可強論上下好利必至亡國論孔子言政以德爲體以禮爲用古之禮猶今法律論範世誨人之具

全恃有名之一字其言皆爲鍼砭時砭俗而發精確不刊至
駁斥日本蟹江義丸言教言法及疑孔子多言私德罕言
公德諸條尤能疏通證明干城聖道其辨宋明學派亦皆
持平之論無門戶囂張之弊是書博徵約取頗與顧亭林
日知錄相近皆平日讀書有得之言

最顯土中才三學分爲十門會歷古今分聖中於平河科
燈青將學訓審家會明

孔學發微總目

上卷

總說

明道

正倫

辨性

中卷

述學

修身

應務

論治

下卷

雜事

叢譚

上卷

其學發源錄目

孔學發微卷上

長汀江瀚叔海

總說

嗚呼孔子之道果皆實行於中國與抑若存而若亡與韓
非子曰儒分爲八墨分爲三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復生
誰能定孔墨之誠乎顯學蓋聖學之不明其所從來久矣

孔子志在經世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語出孝經緯鉤命決
中庸鄭注公羊何序皆引之又莊子齊物

論篇曰春秋經

故貴公爾雅釋詁邢昺疏引貴仁呂氏春秋

不仁覽曰此其意唯孟子能知之能行之與民偕樂言不

嗜殺人言保民皆
即貴公貴仁之旨

而周秦諸子如莊周尸佼呂不韋之徒

亦尙能窺及之

或語有
所受

是時去聖非遠大義猶未盡乖也

炎漢中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表章六藝故二
百年中以經學爲極盛然司馬遷之作儒林傳也一則曰
余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再則曰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
靡然鄉風矣班固漢書儒林傳贊亦曰自武帝立五經博
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呂官祿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
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桓譚新論云
近君能說堯典

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

然也由是觀之則漢儒之誦法洙泗其得失不從可知乎

迨光武中興首崇儒術東京之末士敦節義桓靈失道久

而後亡亦未始非其小效也魏晉以還儒風稍墜仲淹崛

起抗志尼山標榜滋疑名言莫廢願亭林極稱文子見詩集運古第三首及文

集與潘唐重科舉競尙詞華學如韓愈李翱蓋不數觀之習

復性書實開宋興名儒輩出性理大昌然後人往往以宋

之不振歸咎道學諸儒雖持論近苛未能別白至其末流

之失要無可諱觀宋季周密之言其弊可觀矣周公謹志雅堂雜鈔

卷七

竊謂宋儒之於孔學所發明者固多而誤會者亦不少
降及元明愈失厥真其入官也則知尊主而昧庇民其立
身也則名中庸而實鄉愿其對世也則喜自尊而忘兼善
其施教也則務躐等而違善誘是故國無以治名無以立
道無以達才無以成出則容悅而已耳處則浮沈而已耳
無剛毅特立之概有卑屈陋劣之行

日本高橋作衛管謂
孔教之弊往往失獨

立自主精神其心卑屈陋劣學孔道而誤
者比比皆然見吾友吳摯甫東游叢錄

是豈孔子之道

本然哉

魯論所記孔子之語有垂訓萬世者有因一時一事而發

者不獨問行之答子路與冉有異辭言詩之旨子夏與子游殊科其對懿子問孝與告武伯及子游子夏者亦各不同蓋異其地異其人即異其說故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亦各有所當也是在承學之士善觀其通

呂新吾呻吟語卷四云孔

子只是無孔

通荀拘牽固執死於句下則通此而不通彼

者必多矣

說苑奉使篇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又云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如孝經開宗明義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禮記

曲禮篇亦有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之語

而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曰戰陣無

勇非孝也又大雅蒸民之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易

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儻援不敢毀傷之
訓謂戰陣可以無勇執明哲保身之誼謂王臣不必匪躬
可乎哉可乎哉善夫徐愛之序傳習錄曰門人有私錄陽
明之言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
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
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陽明尙如是而況孔子
之道大而能博乎

孔子之作春秋實包有世界主義平等主義博愛主義非
戰主義微言大義散見於公羊穀梁二家之師說而公羊

所得尤多世儒乃以其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語本何邵公公羊解

詰序

禁人講習其亦甚可閔笑者矣不知禮記禮運篇載孔

子嘆於蜡賓慨想大同

大同人赫胥黎天演論理想之鳥託邦

雖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並以爲大道既隱之事謂之
小康微特天下爲公乃共和之極則所謂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蓋與今日之社會主義無異其爲非常
可怪更何如乎且以是推之足見孔子之志固在造出未
來

張橫渠亦有爲萬世開太平之語

此篇所云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志者望也慕也鄭注志謂識古文
殆非戴記雖駁雜孔道要義猶間有存者此類是也或乃
譏其爲子游之徒附益之不勝其弊

姚姬傳莊子意義序

所見殊左

又易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其不重視
見在可知而春秋張三世由據亂而昇平而太平是卽孔
門之進化論吾之爲是言也非如今人動以經書中語一
二近似泰西學說者輒謂其皆竊我緒餘而拒絕之區區
之意則欲藉達爾文斯賓塞頤德諸人學說以尋杏壇之
墜緒

是猶墨子之經沈埋千載證以歐洲科學其說大明

大抵孔子之改造未來多